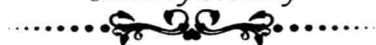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汽车等何人 \ 1
- 咖啡馆遇到的世界公民 \ 8
- 托宾的手相 \ 16
- 风云再变 \ 26
- 玛吉有了男友 \ 34
- 满城飞 \ 43
- 艺术的回天力 \ 49
- 一条黄狗的自述 \ 56
- 艾基·舍恩斯坦的春药 \ 62
- 赶车人的乘客 \ 68
- 没有说完的故事 \ 74
- 两位新娘 \ 82
- 求婚必读 \ 90
- 蒂尔迪好景不长 \ 104
- 真朋友蒂勒默克斯 \ 111
- 在皮明特吃的烙饼 \ 121
- 为麦克花的钱 \ 132
- 玉手掌乾坤 \ 140



- 冒牌货 \ 147
- 百老汇人的天真 \ 155
- 强中更有强中手 \ 163
- 有眼难辨 \ 179
- 中邪与祛邪 \ 193
- 城市的骄傲 \ 200
- 人心难料 \ 206
- 朋友之需 \ 220
- 未写完的圣诞故事 \ 231
- 从富家子看社会之变 \ 237
- 公寓里的夫妇间 \ 246
- 寻找地方特色 \ 252
- 约翰·霍普金斯的生活实录 \ 259
- 春意 \ 266
- 看热闹，结姻缘 \ 273
- 沉沦 \ 279
- 各有其能 \ 287
- 得手以后 \ 295
- 见识纽约 \ 303
- 社会的三角关系 \ 310
- 家庭悲剧 \ 317
- 别有洞天 \ 325
- 一张龇龌的十元钞票的自述 \ 336
- 皈依 \ 343
- 女人行骗 \ 348
- 寻找巧遇的人 \ 355

汽车等何人^{*}

暮色刚降临，穿灰衣服的姑娘又来到安静的小公园的安静角落。她坐在长椅上开始看书。白日尚未尽，半小时内书上的字还可看清。

再说一遍，她的衣服是灰色，非常朴素，所以式样是否美观，大小是否合身，就没有人注意了。头戴无边帽，帽上罩着张大网眼面纱。透过面纱，可以看到一张清秀的脸。头天同一时间她也来过这里，再前一天也来过，有人知道这事。

知道这事的年轻人在附近徘徊，指望命运之神垂青，让他有机会效劳。他的虔诚终于得到好报，姑娘翻页时，书从手中一滑，撞到长椅上，落在足足一码开外。

年轻人迫不及待冲过来，一把捡起，归还了书的主人。

^{*} 原名 While the Auto Waits. 见: *The Voice of City, The Complete Works of O. Henry*.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., Inc., 1937. ——编者注



那种神态在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屡见不鲜，既殷勤，又充满希望，还小心谨慎，唯恐引起巡警误解。他用动听的声音没头没脑地扯了一句天气，然后静立着等待运气。殊不知，以天气为开场白造成过许多世上的不幸。

姑娘慢悠悠上下打量他一番，见他衣着普通但干净，脸上表情无异样。

“请坐吧。”她用女低音不紧不慢说，“说真的，我希望你坐下。光线太暗，看不了书，不如聊聊天。”

幸运儿遵命坐到她身旁。

“你知道吗——”他说，这几个字是公园集会主持人开口通常说的几个字，“——你这样的好姑娘很难遇到一个。昨天我就注意到你。你自己不知道，你那双明灯一样美丽的眼睛叫人倾倒。对吧，小乖乖？”

姑娘冷冰冰说：“无论你有什么了不起，请你别忘了，我是个正经女人。你刚才说的话我可以不计较，因为你产生的误解在你这个圈子的人当中无疑在所必然。我的确请了你坐下，但是这一请如果让你把我当成你的小乖乖，那么就当我没请。”

“请你千万原谅。”年轻人讨饶了，得意的心情变成后悔和自卑的心情，“我错了。你知道，我的意思是公园里有些姑娘——不，当然你不明白，可是——”

“这个话题别再谈了吧。我当然知道。你说说公园路上来来往往、匆匆忙忙的这些人吧。他们往哪里去？为什么急匆匆？日子过得快乐吗？”

年轻人马上收起嬉皮笑脸。他的上策是等待。他猜不出

人家想叫他充当什么角色。

他顺从姑娘的意愿，答道：“观察这些人很有意思，可以看到生活精彩的一幕。有人去吃晚饭，有人——呃——去做别的事。他们的身世无从猜测。”

“我不会猜测，没有那么好奇。”姑娘说，“我坐到这里的原因是，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摸到人们的共同脉搏。我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使我无法感到这种搏动。知道我为什么与你聊吗？请问贵姓？”

“帕肯斯塔克。”年轻人答道。说完，他盼着姑娘自报家门。

姑娘举起只纤纤细指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别瞧我。我一说我的姓你准能知道底细。我的姓氏不可能报上不登，甚至照片也在所难免。我的用人让我戴上这个面纱和这顶帽，让人认不出来。你不知道，我家的司机会在以为我没注意时盯着我看。老实说吧，名门望族就那么五六家，我家是其中之一。斯塔肯帕特先生——”

“是帕肯斯塔克。”年轻人轻声纠正她。

“帕肯斯塔克先生，我与你聊聊是因为我想跟一个真实的人谈谈，也就是跟一个没有被可鄙的财富和所谓社会地位污损的人谈谈，即使谈一次也好。唉，你不知道，我多厌恶钱，钱，钱！还厌恶团团围着我转的人，他们像照一个式样雕出来的木偶。什么享受啦，珠宝啦，旅游啦，社交啦，形形色色的奢华啦，我都觉得索然无味。”

年轻人壮起胆慢吞吞地说：“我总以为钱是件好得不得了的东西。”



“钱够用最好。但是，当你有了几百万，几千万——！”她没有说完这句话，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绝望，“有钱人的生活单调得受不了。”她又往下说，“兜风啦，宴会啦，剧场啦，舞会啦，晚餐啦，财富多无非就来这一套，表面看风光无限，其实是层镀金。有时候，我香槟杯里的冰块响都会叫我发疯。”

帕肯斯塔克先生似乎听得津津有味。

他说：“我一直喜爱书上报上写的、听人说的那些有钱人和时髦人的事。也许我多少有些羡慕富贵，但我更多的是想知道个究竟。我一直以为喝冷香槟是整瓶放在冰里，不是往杯里加冰块。”

姑娘乐得发现一阵出自内心的笑声，美如音乐。

她宽宏大量，解释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这帮无所事事的人靠标新立异找快活。眼下流行往香槟里放冰块。这办法是一位鞑靼王子在沃尔多夫大饭店下榻时发明的。过不久又会兴出新名堂，不用这办法。这个星期就有一例，麦迪逊大道一次宴会上，每位客人盘子边放只绿色羊皮手套，吃橄榄时戴上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年轻人甘拜下风，痛快承认，“这些花样只有你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懂，普通人不知道。”

姑娘略一点头，表示接受他认输，然后说：“有时候我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爱上了谁，那会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。他有工作干，不好吃懒做。但是，我的愿望仅仅是我的愿望，无疑我敌不过地位和财富的必然要求。现在有两个人追求我，一个是日耳曼某公国的大公爵。我估计他有妻子或者

娶过妻小，但是妻子被他暴躁的脾气或者说残酷无情逼疯了。另一个是位英国侯爵，太冷冰冰和唯利是图，相比之下我觉得还不如那个魔鬼似的公爵。我怎么会把这些事都告诉你呢，派肯斯塔克先生？”

“是帕肯斯塔克”年轻人轻声说，“你对我这样推心置腹，说真的，我觉得非常难得。”

姑娘细心打量着他，目光冷静、坦然，不失自己的身份。

“帕肯斯塔克先生，你在哪一行呢？”她问。

“行当卑微，但是我希望能有出头之日。你说你可能爱上一个地位低下的人，这话当真？”

“完全当真，但只是有可能。你别忘了那位大公爵和那位侯爵。不说假，只要能中我的心意，无所谓地位卑微不卑微。”

“我在家餐馆上班。”帕肯斯塔克先生道出了底细。

姑娘稍觉意外。

“不是当服务员吧？”她用试探的口气问，“劳动高尚。不过呢，你知道，伺候人——给人当差和——”

“我不是服务员，是收款员，在——”公园外两人面对的街对过有一块灯光耀眼的招牌，“餐厅”二字醒目，“我在你看到的对面那家餐馆收钞票。”

姑娘左手腕戴着块小小的表，表带款式漂亮。她一看表，站起身，把书往腰间吊的一只亮晶晶网袋里塞，可是书大袋小。

“为什么不上班呢？”她问。



“我当晚班，还有一个小时才上班。”年轻人说，“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也许吧。不过我不会再心血来潮。我得马上走。要赴一个宴会，去包厢看戏。唉，无非老一套！你来的时候注意到公园前面拐弯处停了辆车吗？一辆白色车身的车。”

“车轮红色吗？”年轻人问，皱着眉若有所思。

“对，我一直坐那辆车。皮埃尔在车里等我。他以为我在广场对面百货公司买东西。你想想，连对自己的司机也不得不瞒，生活多么不自在。再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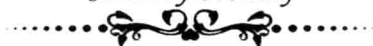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天黑了，公园里不懂礼貌的人很多，还是让我陪——”

姑娘毫不含糊说：“如果你尊重我的意愿，请在这条凳上再坐十分钟。并非我认为你当真心怀叵测。你也许早知道，汽车上往往有车主姓名的首字母。再见吧！”

她迈着端庄的步子，迅速走进夜色中。年轻人眼见这位窈窕的人儿上了公园外的人行道，沿人行道往停着汽车的拐弯处走。这时，他不顾诺言，猛地站起身，借公园里的树木作掩护，沿一条与她的路线平行的线走，牢牢盯着她。

走到拐弯处姑娘朝汽车看了一眼，没有上车，横过马路。年轻人躲在一辆停着的马车后，两眼不放过她的去向。姑娘上了公园对过的人行道，走进招牌灯光耀眼的那家餐馆。这家店装修十分简陋，除了白漆只有玻璃，顾客吃饭便宜却在众目睽睽下。

收款员的柜台靠近店门。一个红头发姑娘从凳上起身，



咖啡馆遇到的世界公民*

深更半夜了，咖啡馆还宾客盈门。事有凑巧，进店的人竟然都没有看到我坐的那张桌子，所以桌旁两张椅子依旧空着，在恭候客人光临。

后来，有张椅上坐进了位自认为是世界公民的人。我觉得高兴，因为我觉得，自亚当后，就再也没有一个真把整个世界当成家的人。我们倒是听说过，也见过行李上贴着外国标签，但到头来却发现那帮人并非把整个世界当成家的人，而只是过客。

请你想象一下咖啡店里的景象吧：每张桌的桌面都是大理石，靠墙的一排座位蒙着皮革，结伴而来的人全高高兴兴，女宾客穿得袒肩露背，开口不离爱好、开销、财富，或者艺术；喜爱小费的服务员待客殷勤周到，音乐悦耳，能调

* 原名 A Cosmopolite in a Café. 见: *The Four Millions, The Complete Works of O. Henry*.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., Inc., 1937. ——编者注

众口，却对不起作曲人；有谈天说地的，有开怀大笑的；而且，只要你肯赏光，高高的圆筒形玻璃杯里的维茨布格尔^①美酒就会往你嘴里流，就像树枝上熟透的樱桃会摆来摆去往樱鸟的尖嘴上碰一样。我听毛基昌克^②来的一位雕刻师说，这里的景象是典型的巴黎咖啡馆景象。

与我们同桌的那位世界公民大名是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，夏天要去科尼岛。他告诉我，打算在科尼岛新开一座娱乐场，让人得到帝王般的享受。接着，他的话题纵横天南海北，穷极地角天涯，气吞山河，俨然能把圆圆的大地球捏在手里，就像捏一只小樱桃。赤道压根就没有摆在他眼里，从这个洲到那个洲只须单脚一跳，热带寒带之分在他看来简直可笑，用餐巾一抹就可把海洋里的水揩干。他手一挥，谈的是印度海得拉巴的市场；换了口气，又请你坐上了拉布兰^③的雪橇；再一转眼，你又到了凯阿乘卡希基海峡^④，与卡纳卡人^⑤驾驭海浪。一会儿他带你过阿肯色州的沼泽地，一会儿又把你请到爱达荷州他农场的盐碱地，接着又使你成为维也纳大公的座上客。随后他会告诉你，他在芝加哥因吹了湖上的风而得了感冒，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让人用一把草煎的热汤治好了病。要是寄信给他，你只需在信封上写“宇宙

① 维尔茨堡为德国中南部一工业城市，啤酒很出名。

② 毛基昌克原为宾夕法尼亚山区一小镇，产煤，1954年与东毛基昌克合为吉姆索普。

③ 拉布兰为北欧一地区，包括挪威、瑞典、芬兰北部及原苏联西北部科拉半岛。

④ 凯阿莱卡希基海峡在美国的夏威夷。

⑤ 卡纳卡人为夏威夷的土著人。

太阳系地球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先生启”，往邮筒里一丢，信准能送到，万无一失。

我认为终于发现了亚当之后唯一的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，而且在他纵谈世界各地时，细听他的口气，担心他露出破绽，世界公民到头来不过是位跑遍世界的人。但听来听去，他的思想始终如一，对哪个城市、哪个国家、哪个大陆都不偏不倚，就像风、像重力，不因地而异。

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谈起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滔滔不绝，使我想起一位貌似世界公民的人来，不禁失笑。这位先生为全世界的人写作，却始终情系孟买^①。在一首诗里他说，地球上的城市都各有所长，互不服气^②，“各城市养育的人们，无论走到海角天边，都把自己的城市挂牵，好像孩子离不开母亲身边”。每当他们走在“喧闹、陌生的街道”，总会怀着“真挚的痴情”想念自己的故土，“故乡亲切的名字，一刻也离不开心间”。因为见吉卜林说漏嘴，我才不禁失笑。现在我总算遇到了一位不是泥土做的人^③，他夸耀的并不局限于家乡或祖国。如果说他要吹嘘，那么会向火星人和月球上的居民吹嘘整个地球。

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谈兴正浓，话却被别人打断了。当时科格伦在对我说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地貌，乐队奏起了

① 此处指英国诗人吉卜林（Kipling, 1865—1936）。吉卜林生于印度孟买，其父曾任孟买艺术学校校长、博物馆馆长等职。

② 作者在另一篇小说《都市报道》里的开篇引用了吉卜林的两句诗：“所有城市都充满自豪，各有各的骄傲。你夸你的高山好，我说我的港湾妙。”此处所言看来是指这几句诗。

③ 按《圣经》说法，人是上帝用泥造的。

混合曲。最后一支是《迪克西》^①，几乎每张桌上的人都伴着轻快的乐曲拍着巴掌使劲打起拍子来，巴掌声几乎盖过乐队的演奏。

写到此处该段笔墨做些交代。在纽约市的许多咖啡馆里，这种热闹场面夜夜都有。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各有所见，边谈边喝掉的啤酒以吨计。有人想得简单，说是因为一到夜晚，全纽约的南方人菌集于咖啡馆了。北方的城市竟有这种歪风，为南方拍巴掌，确实叫人觉得奇怪，但也并非不可思议。与西班牙的战争^②，多年来吃的大量薄荷、西瓜，在新奥尔良跑道上几个爆冷门的优胜者，组成北卡罗来纳社交协会的印第安纳和堪萨斯人举行的盛大宴会，都使南方在曼哈顿“吃香”。给你修指甲的人常会柔声对你说，看到你左手的食指，她就想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先生。这种事千真万确，不过，现在许多女人得干活，其原因你也知道：在打仗^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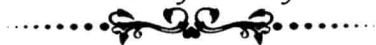
当乐队演奏《迪尼西》时，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怪叫一声钻出来，使劲挥着软边帽。接着，他穿过烟雾，一屁股坐到我们桌边的空椅子上，掏出香烟。

这天夜里到此时此刻大家都无拘无束了。有人叫服务员拿来三客维尔茨堡啤酒。黑头发年轻人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

① 《迪克西》，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流行的军歌。

② 1810年，美国利用武装移民占领西班牙殖民地西佛罗里达。1818年，出兵占领东佛罗里达。1819年，美国与西班牙签订条约，以五百万美元从西班牙正式购买佛罗里达半岛。与西班牙的战争即指这段历史。

③ 指南北战争。



表示领情。由于我想证实我的一个想法，毫不犹豫地问了他一个问题。

“请问，贵乡是不是……”

我刚开口，就听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在桌上砰地一拳，赶忙又闭上嘴。

“对不起，我最不喜欢听人问这个问题。”他说道，“管人家是什么地方人干吗？难道能够凭通讯地址给人下结论？哼，我就见过有的肯塔基人滴酒不沾，有的弗吉尼亚人不是波卡洪塔斯^①的后代，有的印第安纳人没有写过一本小说，有的墨西哥人裤子不是天鹅绒的，也没有沿线缝嵌银币，有的英国人就风趣得很，有的北方人挥金如土，有的南方人冷冰冰，有的西部人胸襟狭窄，有的纽约人忙得不可开交，走在马路上遇见杂货店的独臂伙计用纸袋包橘子，都舍不得花一个钟头时间停下多看看。每个人是怎样就怎样，不要因他老家在哪里而产生偏见。”

我说道：“请别见怪，我问他这个问题并非毫无道理。我熟悉南方，乐队一奏起《迪克西》，我就留心观察。我有了经验，听到这支歌会手舞足蹈的，不是新泽西州的锡考克斯人，就是纽约默里希尔书院与哈勒姆河之间一带地方的人。刚才我们这位先生是想验证我们猜测是否准确，没有想到你另有一番高见，实在佩服。”

接着，黑头发的年轻人对我说话了，虽然他也不乏自己

^① 波卡洪塔斯（1595—1617），弗吉尼亚印第安人头领之女，1614年与英国人约翰·罗尔夫结婚，三年后死于英国。

的一套想法。

“我想变成一个海螺，到山谷的顶上，唱起啦啦啦，啦啦啦。”他的话来得莫名其妙。

凭这句话我无从猜起，于是又瞧着科格伦。

科格伦说道：“这世界我周游过十几回。在尤珀纳维克^①我认识一个爱斯基摩人，买领带要在辛辛那提订货。在乌拉圭见到一个放羊的，在巴特尔克里克^②的早晨餐食品猜谜比赛中得了奖。我在埃及的开罗租了一间长年房，日本的横滨又有一间。上海的一家茶馆我什么时候去他们什么时候都拿得出拖鞋让我穿。无论到里约热内卢，还是西雅图，不用我开口，他们就知道鸡蛋我爱怎样吃。这世界太小，老模样。南方人也好，北方人也好，住山谷里领主的老宅也好，克利夫兰^③的欧几里德大街也好，派克峰^④也好，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也好，有什么好吹嘘呢？哪怕是破烂小镇，或者荒山野岭，只要我们不生在哪里，就夸哪里，这世界反而会好得多。”

“你看来是货真价实的世界公民。”我佩服地说，“可是，这一来你不要把爱国精神贬得一文不值了吗？”

科格伦慷慨激昂地说道：“那是石器时代的老古董！中国人，英国人，祖鲁人，巴塔哥尼亚人，还有住在堪萨斯河

① 尤珀纳维克为格陵兰西海岸爱斯基摩人居住地。爱斯基摩人以捕鱼为生，冬住冰雪屋，至少在欧·亨利那个时代不着西装领带。

② 巴特尔克里克在美国密执安州。

③ 克利夫兰为美国俄亥俄州一城市。

④ 派克峰位于美国科罗拉多中东部。

一带的人，都是兄弟姐妹。现在人们心胸狭隘。偏爱自己的一市、一州、一地、一国。其实我们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公民。总有一天，人人都会消除偏见，把自己看成世界的公民。”

我追问道：“你在国外时，难道不会牵挂什么地方，是情感……”

“无牵无挂。”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，“我的住地是一个圆溜溜的星球，叫做‘地球’。在国外，我遇见过许多美国人只认其一不认其二。有一次在威尼斯，一群芝加哥人坐着小船在月夜游玩，却大谈芝加哥的排水渠如何好^①。有一次，一个南方人见到了英国国王。就是在刚被介绍给国王时，他却对这位一国之君眼也不眨就说，他的一位姨外婆是查尔斯顿的珀金斯家的媳妇。我还认识一个纽约人，被阿富汗的绑匪逮住了敲诈一笔赎金。他家的人送去了钱，他又回到喀布尔。当地人通过翻译问他：‘阿富汗怎样？并不算落后吧？’他回答说：‘这我难说。’接着他对当地人讲起六马路和百老汇的马车夫来。我与这些人思想不一样喽！无论遇上什么，我总离不开八千英里的直径。请记住，我伊·拉什莫尔·科格伦是整个地球的公民。”

这位世界公民说话间透过烟雾发现了一个他认识的人，忙道声再见离开我。于是同桌只剩下那位愿变成海螺的人。

^①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，为世界知名水域，全城只有水道与桥梁，无马路车辆，游客如云。芝加哥的排水渠现长 28 英里，1900 年才正式开通，欧·亨利时代充其量只有个不起眼的雏形。